

# 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

——专访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



王计兵近照 受访者供图

本报记者 吴丽蓉

“法国之行取消了,最后一刻告诉我,签证被拒。”4月9日下午,王计兵告诉记者,他正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。他原计划在当天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书展,为诗集《低处飞行》的法语版签约。此次未能成行,他和出版方都对原因感到困惑。

2022年,因为一首《赶时间的人》,王计兵成为人们口中的“外卖诗人”。2025年,他登上央视春晚舞台,此后名声更响。从2023年到现在,他已经出版了4本诗集,今年还将出版一本散文集和一本诗集。

他还在送外卖吗?他靠写作很赚钱吗?他的创作如何持续?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专访王计兵。

“我正处在创作的巅峰期”

记者:您这两年密集出书,感受如何?

王计兵:首先,出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,现在既然梦想可以实现,当然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。目前我出了4本书,实际

上从1988年算起,到现在我已经写作了37年,对比写作的时长,4本书应该还不能算密集。这两年正好又是我创作的一个高峰期,每年创作的诗歌都在1000首左右。我实际上是在想,趁着自己现在思维敏捷,创作状态良好,能多做就多做一些。

记者:除了诗歌,您还在进行散文等非虚构作品的创作,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吗?对您来说,这类作品和诗歌的创作有什么区别?

王计兵: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写小说开始的,中间由于发生了很多事情才转变了写作方向。拓宽写作方向也是每一个作者都需要做的事情,当然,散文写作和诗歌写作,是有区别的。首先从时间上面,诗歌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写作,而散文则不同,特别是中长篇的散文,就需要安静下来,用大量的时间,最好是一气呵成。

我的写作方式和其他作者的区别可能在于,我善于利用语音写作。有一次我回老家,走出高铁站之后,我放弃了其他的交通方式,选择了徒步,走了18公里,从高铁站走回了我的村庄。在这行走的过程中,我不断和自己聊天,同时就完成了1万多字的散文写作。因为这是当年我和母亲走过的路线,触景生情,就会有很多的感想,这种感想的迸发最有利于创作。

记者:用语音写作,是没有时间的不得已而为之,还是说这样对您来说是一种更合适的写作方式?

王计兵:用语音写作,其实一开始是因为生活的高度碎片化。当我从事了外卖工作之后,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已经不适合我用纸笔写作。最初也有不适应期,因为我们传统的写作就是需要安静地听笔在纸张上滑动的声音,那种感觉特别棒。我也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适应期,才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发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。

当我习惯了用语音创作之后,我就坚持了下来,并且守住了这份习惯。这份习惯带给我的生活高度的便利。

“送外卖已经成了我的副业”

记者:您现在经常参加各类文化活动,靠写作想必也能挣到钱了,外卖员的工作还在兼顾吗?

王计兵:实话实说,送外卖已经完全成了我的副业。送外卖现在具备调剂我生活的功能,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和家人说,我出去放松放松,家人就知道我又要出去送外卖了。

前年我全年送外卖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月,去年就不足两个月,今年可能送外卖的时间会更少。通过写书的确也赚了钱,但是不会像有的网友想象的赚那么多。就像我和我爱人聊到书籍版税带来的收益,我跟她说:“你从前看低了文学,现在又看高了文学。”

记者:上春晚后,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,从几年前走红到现在,您怎么看待“出名”这件事?

王计兵:最初被媒体关注,我曾经和家人说过,所有被媒体关注的人,都像是被海浪涌起的事物,会回落,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。当海浪回落,我们依然是本本真真的自己。

我非常感恩媒体和网友对我持续的善待。我特别想和朋友们说,我会继续做最努力的自己。当若干年后,大家回头再来看王计兵,你会发现,王计兵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,不是突然出现的一场露水。当然,现在的高关注度,也对我自己提出了要求:怎么样做好自己,同时也能照亮别人?

记者:那您是怎么做的呢?

王计兵:现在网络对我的容错率,应该是一种高度收缩的过程,不允许我在写作上出现很大的瑕疵,甚至说小的瑕疵也要尽量避免。当然,我也清楚,文化底蕴是我的短板,我只能加倍努力地学习。

我对写作的要求也在提高。尽管我保证了现在旺盛的创作力,连续两年创作的诗歌数量都过千,而我拿出来诗歌却在减少。现在我会比较慎重,我只会精选出自己满意的部分发出来,这是对关注我的媒体的负责,同时也是对网友的负责。

我一直强调说,我的出现,我的社会意义大于我的文学意义。尽管是这样,我仍然还想说,让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。

“创作是一种惯性”

记者:我猜想,目前稿约、活动约、采访约等太多,也许已经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,对

此您怎么想?

王计兵:我现在的的生活的确很不规律。我曾经说过,给我一座山,我可以守住一辈子。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。但事实是,如果离开了媒体,离开了网友的支持,我的诗集肯定卖不了多少。面对媒体和各种活动,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,我怀着感恩之心。

记者:如此忙碌的日常下,您如何保持充沛的创作热情?

王计兵:我感觉,创作灵感是长期的生活习惯造成的,目前我还没有为灵感产生过焦虑,我想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习惯会带动一些惯性吧。有的朋友在问我是不是一个文人,或者是不是诗人,我就说,最好等我出了十本书之后,再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记者:您之前提到过在积极拥抱AI技术,您是如何将之与自己的创作结合的?

王计兵:AI的出现,对于写作者带来一种震荡,甚至有些人感到了恐慌,我感觉大可不必。其实我现在的语音写作,恰好与AI契合。我现在写长篇文章,通常是经过AI的校正。我一般会给它下达三个指令:一是检验这篇文章中的语法错误,二是把这些文字按散文的形式进行重新排列,三是检验这篇文章中的标点符号的使用。AI极大地减少了我因为修改作品排列文字所花费的时间,我还是乐享AI带来的便利。

如果别的写作者也有更便利的方式,我倒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探讨。我不担心AI会让写作者丢掉饭碗。所有的科技发展都是来辅助人类的,会让我们激发出更大的潜能。

记者:对于有着文学梦的普通人,您有什么建议?

王计兵:我要强调的是,一定不要降低对生活的热情,生活才是我们生命的主线,一定要先把生活过好了,兼顾着我们的梦想。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,要把梦想作为爱好来坚守。我所倡导的一句话就是,梦想找到我们,是来辅佐我们更好地生活,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,而绝对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。

## 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开山之作

——读梅杰《黄梅戏源流考辨》

李玖久

关于黄梅戏发源地的问题,不仅安徽老一辈的艺术家和学者们早有共识,而且国家在黄梅戏非遗的归属上也作了定论,即“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,发展壮大于安徽”。但湖北黄梅到底起源了什么?青年学者梅杰的《黄梅戏源流考辨》(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)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同时开启了我

国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向。梅杰善于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立论,还原历史本来面目。当一个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同表述的情况下,就得运用侦探破案时用的技术,对“证据”进行剖析评判,去伪存真,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梅杰就是这样的。他把一系列“孤证”集中起来变成“证据群”,使分散的证据归纳成“证据链”,并将无序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排序,从而显现出了黄梅戏发展的内在逻辑性。面对完全对立的证据时,梅杰则将二者的内容通过时间的先后、证据可靠性的评判、证据与环境条件的吻合等方面进行剖析,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。这本书中的《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》《黄梅戏名称的形成与确立》《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》等文章,就是运用这些方法进行甄别剖析的,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可信的了。

尤其值得称道的是《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》一文,达9万字,汇编了历朝历代数百年的黄梅戏文献,以时间为序,向读者呈现了脉络清晰

的黄梅戏历史,并对大量关键历史细节进行了考证,通过指出史料间的自相矛盾,质疑了程福香、蔡仲贤的生平年代,怀腔的形成时间,丁永泉进安庆和上海唱黄梅戏的历史影响等,令读者耳目一新。就湖北而言,大量的历史证据证实了早在400年前,黄梅戏就与汉剧、花鼓戏一起在鄂东系列民歌“哦呵腔”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,并向周边各省流传。在梅杰的书中,他披露了大量全国各地记载黄梅戏在不同地方传播、演出的历史文献。其实,还有黄梅戏代表人物代代相传的谱序为证,有历代知名戏班在不同地方演出、传艺的记载为据,更有大量在鄂东真实故事基础上编写而成的《张朝宗》《於老四》《蔡鸣凤》等大批剧目为证,以及在“哦呵腔”声腔体系影响下形成的楚剧、荆州花鼓戏、东路子花鼓戏等,都有相同声腔,如二行、三行、火攻、八板、阴司腔、花腔、彩腔,及相同的腔体组合形态为证,这将在我的《黄梅戏的发源与流变》(江西高校出版社即将出版)一书中深入展开。可以说,黄梅戏发源、形成于湖北黄梅县一带是有理有据的。

梅杰虽然指出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,但他并没有否认黄梅戏成熟发展于安徽,并指出安庆是湖北黄梅走向安徽合肥的桥梁,有着重要作用。梅杰只是不想让人改变历史,因此他把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,不仅顺理成章,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
## 其人其文俱未老

刘诚龙

我曾读到梁瑞珊老先生一篇《古楼春色》,反复体会文质兼美妙处之余,既敬又担心,发去一个小信息:“您不要太累了,常常外面跑,太辛苦。”晚生之言也短,晚生之情也真,至少从我有幸加上他微信以来,我是经常看到他奔走在山山水水之中——年逾古稀,如此高龄跋山涉水,真是让人幸怀的。他回复我说:“朋友邀请,推不掉。谢谢。”

不是推不掉,是梁老有一种推举江山入胜景的使命感。不知道他踏过多少山,涉过多少水,至少是,三湘大地都踏遍了,而后美文佳句,颂江山如此多娇。江上之清风,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水声,目遇之而成山色,耳目及六感,是文学题材的抓取器,投入文学脑壳,高速搅拌,一篇篇大气又精美、浑厚又精深的散文,横空出世了。他的散文集《月迷苏仙》(深圳出版社),就这样生产出来了。

丰赡的学养,开阔的眼界,见惯沧桑,练达人情,梁老的文章出手,一般人自难望其项背。让人意外的是,虽形容向老,甚而可谓已老,而其文字却是青春的,却是激情的,见不到老气横秋。《湘西!湘西!》起笔便是:“湘西!湘西!有一种力量对你呼唤,神奇而遥远,这种呼唤越来越大,数十年在耳畔回响,如同中了情蛊,让你深陷这个十万大山的秘境,永远有一种冲动。”热情向火,文风丰腴,意气风发,既有不老

的激情,又有老到的精粹。梁老是湖南文坛老前辈,德高望重,其文章之气,既无老气,亦无官气,既无贵气,亦无傲气;汨汨文气,都是地气。他足迹常踏未名山水,目光多投普通百姓。在《郴江为谁流》里,他看到一个垂钓者,“我寻声问去”,与渔夫樵夫谈东谈西,扯南扯北;《投向汝城的三束目光》里,把目光投向沙洲村,从村民的脸上,“读到了中国的表情”。

把目光投向大地,注目的是老百姓;把目光投向文学界,注目的是基层作者。梁老是毛泽东文学院首任院长,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培养文学湘军新势力上。许多次碰到毛院文学后生,提起他,都是一脸笑;我们梁院长。与人谈话,能够“我们”“我们”的,比起“那个那个谁”,可以感受到那份亲切,那份尊敬。

这本《月迷苏仙》有两推,一推江山,一推文人。梁老以热情之笔,极力推举文学晚辈,殷殷之心,溢于言表。一直遗憾,我不曾亲受他的教育,但我感受过他那种唯才是举的热心肠。唯才是举,“唯”字是最难写的,意味着要除去权势、除去关系、除去金银、除去其他人情世故,只取其才。他特有老派文人之高风亮节,是老作家,也是书法家,推举人才,一毫不取,常赠人以翰墨。他培育湖湘文人无数,不愧为湖南一代文宗。



中国童书闪耀博洛尼亚童书展

近日,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第62届博洛尼亚童书展上,参观者在中国展区阅读图书。

新华社记者 李京 摄



## 一名中专生的悲喜人生

——长篇小说《春天里》创作谈

人或许不怎么聪明,没有多大成绩,但认真工作,谦逊温和,同样值得我们尊敬。桑向阳的乐观,来自不攀比,不嫉妒,能接受自己的平凡。凡人有凡人的快乐。在桑向阳看来,孩子有出息固然好,如果不是那么优秀的话,只要懂礼貌,肯上进,同样可以拥有精彩的人生。

桑向阳的故事在《春天里》中仍在延续,但其已退去主角光环,一直对他怀有羡慕、嫉妒、恨等复杂情感的同事蒋蓉,戏份比他重得多。当然,蒋蓉也不是描写的重点,不过主要角色跟她很熟,那就是她曾经的同学、曾经的丈夫、一个曾经特别优秀的中专生、曾经拥有国企身份的民企职工孙笑。

孙笑的中专经历,瞬间把我拉回到30年前的场景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专生堪称时代骄子。初中毕业生,尤其是农家子弟,首选中专,因为上学不用花钱,毕业是干部身

份,捧上了“铁饭碗”,而读高中考大学,则有诸多不确定性。《春天里》的中专生,除了孙笑,还有周少邦、郑建设、周小霞、李明亮等人,他们都很优秀,事业上成绩斐然。

孙笑顺利考上中专,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,之后分到国企工作,然而不幸的是,工作没几年,遇上国企改革,“铁饭碗”没了。更不幸的是,他的妻子,自己曾经的崇拜者蒋蓉,从学校考到机关,逐渐走上领导岗位,孙笑的优势荡然无存,反而与妻子的差距越来越大。

很显然,孙笑说不上机灵。在国企改革大潮中,有人离开单位自己创业,发了财;有人调到其他单位,保住稳定的工作。而孙笑,成为民营企业的一员,因为师傅与企业领导关系不好,受到池鱼之殃,再加上妻子的强势,形势每况愈下。

可以说,小说的前半部分,孙笑过得并不

开心,好在生活并非一成不变,孙笑境况的改善,源于他一贯的坚持、师傅和师兄们的帮助,以及弟弟的关爱。当然还有大形势下“产改”政策的出台。这其中有必要性,也有偶然性,有客观因素,更有主观因素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,属于必然性。“产改”政策的出台以及查安平的上任,属于外在原因,本质上,离不开孙笑自身的努力、坚持,最终通过技能竞赛等方式,脱颖而出,成为新一代优秀工人的代表。孙笑还要妥善解决好家庭问题,缓和了父子关系。

在《春天里》中,孙笑最敬佩桑向阳,这个优秀的工会干部。作为《明天会更好》的主角,从中学教师到区机关干部,再到市总工会领导,一路走来,桑向阳经历了许多波折,但他身上那种乐观、努力、温和、坚守的精神,始终激励着我们。孙笑最终能实现自我突破,桑向阳功不可没。

梁弓

创作《明天会更好》(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)时,没想过还会有《春天里》(南京出版社)的故事。

《明天会更好》是一部与工会、“产改”相关的长篇小说,其中写到了工会干部,写到了劳模先进,写到了普通的产业工人,因为对工会工作比较熟悉,劳模先进评选、创新工作室建设、劳模宣传与服务、技能大赛、困难职工慰问、工人维权、党建带工建等内容刻画得比较详细,被某些领导誉为“工会工作‘产改’工作的教科书”,实在受宠若惊。

小说主人公名叫桑向阳,其身上有诸多优点,我最喜欢的,一个是他的乐观,一个是懂得尊重别人。有些人确实有本事,却不讨人喜欢,往往因为自高自大,唯我独尊。有些